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三回 情詞無可逗 羞殺抱琵琶

香徑留煙，蹀廊籠霧，個是蘇台春暮。翠袖紅妝，銷得人亡國故。開笑靨夷光何在；泣秦望夫差誰訴？歎古來傾國傾城，最是蛾眉把人誤。丈夫峻嶒俠骨，肯靡靡繞指，醉紅酣素。劍掃情魔，任笑儒生酸腐。媿相如緣綺開挑，陋宋玉彩箋偷賦。須信是子女柔腸，不向英雄譜。 右調《綺羅香》

吾家厄父道：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」正為少年不諳世故，不知利害，又或自矜自己人才，自奇自家的學問。當著鯨居消索，旅館淒其，怎能寧奈？況遇著偏是一個奇妙女，嬌吟巧詠，入耳牽心；媚臉妖姿，刺目掛膽，我有情，他有意，怎不出事來？不知古來私情，相如與文君是有終的，人都道他無行。元微之、鶯鶯是無終的，人都道他薄情。

人只試想一想，一個女子，我與他苟合，這時你愛色，我愛才，惟恐不得上手，還有什麼話說？只是後邊想起當初鼠竊狗偷的，是何光景？又或夫婦稍有罅隙，道這婦人當日曾與我私情，莫不今日又有外心麼？至於兩下雖然成就，卻撞了一個事變難料，不復做得夫婦，你絆我牽，何以為情？又或事覺，為人嘲笑，致那婦人見薄於舅姑，見惡於夫婿，我又怎麼為情？故大英雄見得定，識得破，不偷一時之歡娛，壞自己與他的行止。

話說弘治間有一士子，姓陸名容，字仲含。本貫蘇州府崑山縣人。少喪父，與寡母相依，織紵自活。他生得儀容俊逸，舉止端詳，飄飄若神仙中人。卻又勤學好問，故此胸中極其該博，諸子百家，無不貫通。他父在時已聘了親，尚未舉姻。十八歲進了崑山縣學。凡人少年進學未經挫折，看得功名容易，便易懈於研墨，入於游逸，他卻少年老成，志向遠大。若說作文講學，也不辭風雨，不論遠近。若是尋花問柳，飲酒遊山，他便裹足不入。當時有笑他迂的，他卻率性而行，不肯改易。

進學之後，有個父親相好的友人，姓謝名琛，號度城，住在馬鞍山下。生有一子一女，女名芳卿，年可十八歲，生得臉如月滿，目若星輝，翠黛初舒楊柳，朱唇半吐櫻桃。又且舉止輕盈，丰神飄逸。她父親是個老白想起家，吹簫、鼓琴、彈棋、做歪詩也都會得，常把這些教她，故此這女子無件不通。

倒是這兄弟謝鵬，十一歲卻懂懂癡愚，不肯讀書。謝老此時有了幾分家事，巴不得兒子讀書進學。來賀陸仲含時，見他家事蕭條，也有憐他之意，道：「賢契家事清淡，也處館麼？」

陸仲含道：「小姪淺學，怎堪為人師。」

謝老道：「賢契著此念頭，便前程萬里，自家見得不足，常常有餘。老夫有句相知話奉瀆：家下有個小犬，年已十一歲了，未遇明師，尚然頑蠢，若賢姪不棄，薄有幾間書房，敢屈在寒舍作個西席。只恐粗茶淡飯，有慢賢姪。束脩不多，不成一個禮，只當自讀書吧。」

陸仲含著：「極承老伯培植，只恐短才不勝任。」

謝老起身道：「不要過謙，可對令堂一說，學生就送關書來。」仲含隨與母親計議。

母親道：「家中斗室，原難讀書，若承他好意，不唯可以潛心書史，還可省家中供給，這該去。只是通家教書要當真，他飲食伏侍不到處，也將就些，切不可做腔。」果然隔了兩日，謝老來送一個十二兩關，就擇日請他赴館。陸仲含此時收拾了些書史，別了母親。來到謝家，只見好一個庭院：

繞戶溪流蕩漾，覆牆柳影橫斜，

簾捲滿庭草色，風來隔院殘花。

到得門，謝老與兒子出來相迎。延入中堂相揖，遜仲含上坐。仲含再三謙讓，謝老道：「今日西賓自應上坐了。」茶罷叫兒子拜了，送了贄，延入書房。此老是在行人，故此收拾得極其精雅：

小檻臨流出，疏窗傍竹開。

花陰依曲徑，清影落長槐。

細草含新色，卷峰帶古苔。

纖塵驚不到，啼鳥得頻來。

三間小坐廳，上掛著一幅小單條。一張花梨小幾，上供著一個古銅瓶，插著幾枝時花。側邊小桌上，是一盆細葉菖蒲，中列太湖石。黑漆小椅四張，臨窗小瘦木桌，上列棋枰、磁爐。天井內列兩樹茉莉、一盆建蘭。側首過一小環洞門，又三間小書房，是先生坐的。曲欄綺窗，清幽可人。來館伏侍的卻是一個十一二歲小丫鬟。謝老道：「家下有幾畝薄田，屋後又有個小圃，有兩個小廝，都在那邊做活，故此著小鬟伏侍，想在通家不礙。」

晚間開宴，似有一二女娘窺笑的，仲含並不窺視她。自此之後，只是盡心在那廂教書。這謝鵬雖是愚鈍，當不得他朝夕講說，漸漸也有亮頭。每晚謝老因是愛子，叫入內室歇宿，陸仲含倒越得空書齋獨居，恣意讀書。十餘日一回家，不題了。

只是謝老的女兒芳卿，她性格原是瀟灑的，又學了一身技藝，嘗道是：『蘇小妹沒我的色；越西施少我的才。』幾頭有本朱淑真《斷腸集》，看了，每為歎息道：「把這段才色配個庸流，豈不可恨？倒不如文君得配著相如，名高千古。」況且又因(謝)老擇配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把歲月蹉跎。看這冬夜春宵，好生悒快。曾記她和《斷腸集》韻，有詩道：

初日暉暉透綺窗，細尋殘夢未成妝。

柳腰應讓當時好，繡帶驚看漸漸長。

平日也是無聊無賴。自那日請陸仲含時，她在屏風後蹴來蹴去看他，見他丰神秀爽，言語溫雅，暗想：「他外貌已是如此，少年進學，內才畢竟也好。似這樣人可是才貌兩絕了。只不知我父親今日揀，明日擇，可得這樣個人麼？」以此十分留意。

自謝老上年喪了妻，中饋之事，俱是芳卿管。那芳卿備得十分精潔，早晚必取好天池鬆蘿苦茗與他。那陸仲含道他家好清的，也是常事，並不問它。

芳卿倒向丫頭彩菱問道：「先生曾道這茶好麼？」

彩菱道：「這先生是村的，在那廂看了這兩張紙，嗚嗚的，有時拿去便吃，有時擱做冰冷的，何曾把眼睛去看一看青的、黃的，把鼻子聞一聞香的、不香的？」

芳卿道：「癡丫頭，這他是一心在書上，是一個狠讀書秀才。」

彩菱道：「狠是狠的，來這一向，不曾見他笑一笑。」

芳卿道：「你不曉的，做先生要是這樣。若是對著這頑皮，與他戲顛顛的，便沒怕懼了。這也是沒奈何，哪一個少年不要頑耍風月的？」

彩菱道：「這樣說起來是假狠了。」

處館數月，芳卿嘗時在樓上調絲弄竹，要引動他，不料陸仲含少年老成得緊，卻似不聽得般，並不在彩菱、謝鵬面前問一聲是誰人吹彈。

那芳卿見他這光景，道他至誠可托終身，偏要來惹他。父親不在時，常到小坐廳邊採花來頑耍，故意與彩菱大驚小怪的，使他得知。有時直到他環洞門外，聽他講書。仲含卻不走出來。即或撞著，避嫌，折身轉了去。謝鵬要來說姐姐時，自娘沒後，都是姐姐看管，不敢惹她；卻又書講不出時，又虧姐姐把竊聽的教導他。他也巴不得姐姐來聽。芳卿又要顯才，把自己做就的詩，假做父

親的，叫兄弟拿與他看。

那陸仲含道：「這詩是戴了紗帽，或是山人墨客做的，我們儒生只可用心在八股頭上。脫有餘工，當博通經史，若這些吟詩作賦，彈琴著棋。多一件是添一件累，不可看他。」謝鵬一個掃興而止。

芳卿道：「怎小小年紀，這樣腐氣。」幾番要寫封情書著彩菱送去，又怕兄弟得知。要自乘他歸省時到房中留些詩句，又恐怕被他人或父親到館中看見，不敢。

一日又到書房中來聽他講書，卻見他窗外曬著一雙紅鞋兒，正是陸仲含的。

芳卿道：「看他也是好華麗的人，怎不耽風月。」忙回房中寫了一首詩道：

日倚東牆盼落暉，夢魂夜夜繞書幃，

何緣得遂生平願，化作鸞鳳相對飛。

叫彩菱道：「妳與我將來藏在陸相公鞋內，不可與大叔見。」又怕彩菱哄她，又自隨著她，遠遠的看她藏了方轉。

綺閣痛形孤，牆東有子都，

深心憐只鳳，寸緘托雙鸞。

又著彩菱借送茶名色，來看動靜。

那彩菱看見天色陰，故意道一句：「天要下雨了。」

只見陸仲含走出來，將鞋子彈上兩彈。正待收拾，卻見鞋內有一幅紙在，扯出來時，上面是一首詩。他看了又看，想道：「這筆仗柔媚，一定是個女人做的，怎落在我鞋內？」拿在手中想了幾回，也援筆寫在後首道：

陰散閒庭墜晚暉，一經披玩靜垂幃。

有琴怕作相如調，寄語孤鳳別向飛。

一時高興寫了，又想道：「我詩是拒絕她的，卻不知是何人作，又請何人與她，留在書笥中，反覺不雅。」竟將來扯得粉碎。彩菱在窗外張見，忙去回復。

芳卿已在那裡等信，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彩菱道：「我在那裡等了半日，不見動靜，被我哄道天雨了，他卻來收這鞋子，見了詩兒，復到房中，一頭走，一頭點頭搖腦，輕輕的讀。讀了半日，也在紙上寫了幾句，後邊又將來扯碎了。想是做姐姐不過，故此扯壞。」

芳卿道：「他扯是惱麼？」

彩菱道：「也不歡喜，也不惱。」

芳卿道：「他若是無情的，一定上手扯壞。他又這等想看，又和，一定也有些動情。扯壞時，他怕人知道，欲滅形跡了，還是個有心人。」

不知那陸仲含在那邊廢了好些心，道：「我嘗聞得謝老在我面前說兒子愚蠢，一女聰明，吹彈寫作，無所不能。這一定是她做的。詩中詞意似有意於我，但謝老以通家延我，我卻淫其女，於心何安？況女子一生之節義，我一生之行簡，皆係於此，豈可苟且。只是我心如鐵石，可質神明，但恐此女不喻，今日詩來，明日字到，或至洩漏，連我也難自白。不若棄此館而回，可以保全兩下，卻又沒個名目。」正在擺划不下時，不期這日值謝老被一個大老挈往虎丘，不在家中。那芳卿幸得有這機會，待至初更，著彩菱伴了兄弟，自卻明妝豔飾，逕至書房中來。

走至洞門邊，又想道：「他若見拒，如何是好？」便縮住了。又想道：「天下沒有這等膠執的，還去看。」

乘著月光到書房門首，輕輕的彈了幾彈。那陸仲含讀得高興，一句長，一句短，一句高，一句低，哪裡聽得？芳卿只得咬著指頭等了一回，又下階看一回月，不見動靜。又彈上幾彈，偏又撞他響讀時。立了一個更次，意興索然。正待回步，忽聽得『呀』地一聲，開出房來，卻是陸仲含出來解手。遇著芳卿，吃了一驚，定睛一看，好一個女子：

肌如聚雪，鬢若裁雲。鸞鸞翠黛，巫峰兩朵入眉頭；的的明眸，天漢雙星來眼底。乍啟口，清香滿座；半含羞，秀色撩人。白團斜掩賽班姬，翠羽輕投疑漢女。

仲含道：「哪家女子，到此何干？」那芳卿閃了臉，徑望房中一闖。

仲含便急了道：「我是書館之中，妳一個女流走將來，又是暮夜，教人也說不清，快去！」

芳卿道：「今日原也說不清了。陸郎，我非他人，即主人之女芳卿也。我自負才貌，常恐落村人之手，願得與君備箕帚。前芳心已見於鞋中之詞。今值老父他往，舍弟熟睡，特來一見。」

仲含道：「如此，學生失瞻了。但學生已聘顧氏，不能如教了。」

芳卿即淚下道：「妾何薄命如此？但妾素慕君才貌，形之寢寐，今日一見，後會難期，願借片時，少罄款曲，即異日作妾，亦所不惜。」遂牽仲含之衣。

仲含道：「父執之女，斷無辱為妾之理。請自尊重，請回。」

芳卿道：「佳人難得，才子難逢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，即何忍然？」眉眉吐吐，越把身子捱近來。

陸仲含便作色道：「女郎差矣！『節義』二字不可虧。若使今日女郎失身，便是失節。我今日與女郎苟合，便是不義。請問女郎設使今日私情，日明洩露，女郎何以對令尊？異日何日對夫婿？那時非逃則死，何苦以一時貽千秋之臭。」

芳卿道：「陸郎，文君相如之事，千古美譚，怎少年風月襟期，作這腐儒酸態？」

仲含道：「寧今日女郎酸我，腐我，後日必思吾言。負心之事，斷斷不為！」遂踏步走出房外。

芳卿見了，滿面羞慚道：「有這等拘儒，我才貌作不得你的妾？不識好！不識好！」還望仲含留她。不意仲含藏入花陰去了，只得怏怏而回。

一到房中，和衣睡下。一時想起好羞，怎兩不相識，輕易見他？被他拒絕，成何光景？一時好惱：「天下不只你一個有才貌的，拿什班兒？」又時自解道：「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鉤。好歹要尋個似他的。」思量半夜，到天明反睡了去。

彩菱到來，道：「親娘辛苦！」

芳卿道：「撞著呆物，我就回了。」

彩菱道：「親娘謊我，哪個肯呆？」

芳卿道：「真是。」把夜來光景說與他。

彩菱道：「有這樣不識抬舉的。親娘捱半年，怕不嫁出個好姑夫？要這樣呆物，料也不溜亮的。」芳卿點了點頭。

仲含這廂怕芳卿又來纏，托母親抱病，家中無人，不便省親，要辭館回家。

謝度城道：「怎令堂一時老病起來？莫不小兒觸突，家下伏侍不週？」

仲含道：「並不是，實是為老母之故。」謝度誠見他忠厚，兒子也有光景，甚是戀戀不釋。

問女兒道：「妳一向供看他，何如？」

芳卿道：「極好。想為館穀少，一個學生坐不住他身子。」

謝度城見仲含意堅，只得聽他，道：「先生若可脫身，還到舍下來終其事。」仲含唯唯。

到家，母親甚是驚訝，道：「你莫不有什不老成處，做出事回來？」

仲含道：「並沒什事，只為家中母親獨居，甚是懸念，故此回來。」

母親道：「固是你好意，但你處館，身去口去，如今反要吃自己的了。」

過幾時，謝度城著人送束脩，且請赴館。只在附近僧寺讀書。

次年聞得謝老女隨人逃走，不知去向。後又聞得謝老檢女兒箱中，見有情書一紙，卻是在他家伴讀的薄喻義。謝度城執此告官，此時薄喻義已逃去，家中只一母親，拖出來見了幾次官，追不出，只得牌廣捕。陸仲含聽了，歎息道：「若是我當日有些苟且，若有一二字腳，今日也不得辨白了。」

荏苒三年，恰當大比。陸仲含遺才進場，到揭曉之夕，他母親忽然夢見仲含之父道：「且喜孩兒得中了，他應該下科中式，因有陰德，改在今科，還得聯捷。」母親覺來，門前報的已是來了。

此時仲含尚在金陵，隨例飲宴參謁，耽延月餘。這些同年也有在新院耍，也有舊院耍，也有挾了妓女在桃葉渡、燕子磯游船的，也有乘了轎在雨花台、牛首山各處觀玩的。他卻無事靜坐，蕭然一室，不改寒儒舊態，這些同年都笑他。

事畢，到家謁母親、親友，也去拜謝度城。度城出來相見，道及：「小兒得先生開導，漸已能文。只是擇人不慎，誤延輕薄，遂成家門之丑。若當日先生在此，當不至此。」十分悽愴。

仲含在家中，母親道及得夢事。仲含道：「我寒儒有什陰德及人？」十月，啟行北上，謝老父子也來相送。

一路無辭。抵京，與吳縣舉人陸完，太倉舉人姜昂同在東江米巷作寓。兩個扯了陸仲含到前門朝窩內頑耍，仲含道：「素性怕到花叢。」

兩個笑了笑道：「如今你才離家一月，還可奈哩！」也不強他。

兩個東撞西撞，撞到一家梁家，先是鴛兒見客，道：「紅兒有客！」

只見一個妓者出來，年紀約有十七八歲，生得豐膩，一口北音，陪吃了茶，問了鄉貫姓字。須臾，一個妓女送客出來，約有二十模樣，生得眉目疏秀，舉止輕盈。

姜舉人問紅兒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紅兒道：「是我姐姐慧哥，她曉得一口你們蘇州鄉彈，琴棋詩寫，無件不通。」正說時，慧兒送客已回，向前萬福。

紅兒道：「這一位太倉姜相公，這位吳縣陸相公，都是來會試的。」

慧兒道：「在哪廂下？」

姜舉人道：「就在東江米巷。」

慧兒道：「兩位相公俱在姑蘇，崑山有一位陸仲含，與陸相公不是同宗麼？」

姜舉人道：「近來，同宗。」

陸舉人道：「他與我們同來會試，同寓。慧哥可與有交麼？」

慧哥覺得容貌慘然。道：「曾見來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這等我停會挈他同來。」姜舉人叫小廝取一兩銀子與她治酒。兩個跳到下處，尋陸仲含時，拜客不在。

等了一會來人，姜舉人便道：「陸仲含，好個素性懶入花叢，卻日日假拜客名頭去打獨坐！」

陸仲含道：「並不曾打什獨坐。」

陸舉人道：「梁家慧哥托我致意。」

仲含道：「並不曾曉得什梁家慧哥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她卻曉得你崑山陸仲含。」

仲含道：「這是怪事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何怪之有？離家久，旅邸蕭條，便適與一適興，何妨？」

陸仲含道：「這原不妨，實是不曾到娼家去。」

正說間，又是一個同年王舉人來，聽了，把陸仲含肩上拍一拍道：「老呆，何妨事？如今同去，若是陸兄果不曾去，姜兄輸一東道請陸兄；如果是舊相與，陸兄輸一個東道請姜兄，何如？」

姜舉人連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！」

陸仲含道：「這一定你們要激我到娼家去了，我不去。」

姜舉人便拍手道：「辭餞了。」

只見王舉人在背後把陸仲含推著道：「去，去，飲酒宿娼，提學也管不著。就是不去的，也不曾見賞德行，今日便帶挈我吹一個木屑吧！」三個人簇著便走。

走到梁家，紅兒出來相迎，不見慧哥。王舉人道：「慧哥呢？」

紅兒便叫：「請慧哥！姜相公眾位在這裡。」去了一會兒。

道：「身子不快，不來。」蓋因觸起陸仲含事，不覺淒惻，況又有些慚愧，不肯出來。

姜舉人道：「這樣病得快？定要接來。」

王舉人道：「我們今日東道都在他一見上，這決要出來的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若不是陸相公分上，就要捋毛了。」逼了一會，只得出來，與王舉人、陸仲含相見了。陸仲含與他彼此相視，陸仲含也覺有些面善，慧兒卻滿面通紅，低頭不語。

姜舉人道：「賊，賊，賊！」一個眼色丟大家，都不做聲了。」

王舉人道：「兩個不相識，這東道要姜兄做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東道我已做在此了，實是適才原問陸仲含。」

須臾酒到，姜舉人道：「慧娘，妳早間道曾見陸仲含，果是何處見來？」只見慧哥兩淚交零，哽咽不勝。正是：

一身飄泊似游絲，未語情傷淚兩垂，

今日相逢白司馬，重抱琵琶訴昔時。

向著陸仲含道：「陸相公，你曾在馬鞍山下謝家處館來麼？」

陸仲含道：「果曾處來。」

慧兒不覺失聲哭道：「妾即謝度城之女芳卿也。記當日曾以詩投君，君不顧。復乘夜奔君，君不納。且委曲訓諭，妾不能用。未幾，君辭館去。繼之者為洪先生，挈一伴讀薄生來。妾見其年少，亦以挑君者挑之，不意其欣然與妾相好，夜去明來，垂三月而妾已成孕矣。懼老父見尤，商之薄生為墮胎計，不意薄生愚妾以逃，駭妾謂予弟聞之予父，將以毒藥殺予，不逃難免。因令予盡挈予妝奩，並竊父銀十餘許兩，逃之吳江伊表兄於家。不意於利其有，偽被盜，盡竊予衣裝，薄生方疑而蹤跡之，予遽蹴鄰人，欲以拐帶執薄生。予駭，謂所竊父銀尚在枕中，可以少資贖粥，遂走金陵。生傭書以活，予寄居斗室。鄰有惡少，時窺予，生每以此疑，始之詬罵，繼以捶楚曰：『爾故能復萌耶？』雖力辯之，不我聽。尋以貧極，暗商之媒，賣予娼家。詭曰偕予往揚投母舅。人甫入舟，生遽挈銀去，予竟落此，倚門獻笑。何以為情於君，昔日之言俱驗。使予當日早從君言，嫁一村莊癡漢，可為有父兒、夫妻之樂，豈至飄泊東西，辱親虧體，老父弱弟相見何期？即此微軀淪異地。」言罷，淚如雨注。

四人亦為悵快。姜舉人道：「陸兄，此人誠亦可憐，兄試宿此，以完宿緣。」

陸仲含道：「不可，我不亂之於始，豈可亂之於終？」

陸舉人道：「昔東人之女，今陌上之桑，何礙？」

陸仲含俯首道：「於心終不安。」亦躊躇，殊有不能釋然光景。芳卿又對仲含道：「妾當日未辱之身，尚未能當君子，況今日既玷之身敢污君子？但欲知別來鄉國景色，願秉達旦之燭，得盡未罄，斷不敢有邪想也。」眾共贊成。

陸仲含道：「今日姜兄有紅哥作伴，陸兄、王兄無偶，可共我三人清談。」

酒闌，姜舉人自擁紅兒同宿。二陸與王舉人俱集芳卿房中。芳卿因叩其父與弟，仲含道：「我上京時，令尊與令弟俱來相送。令尊甚健，令弟亦已能文。」

芳卿因開篋出詩數首，曰：「妾之愧悔，不在今日，但恨脫身無計。」三人因讀其自艾詩。有曰：

月滿空廊恰夜時，書窗清話盡堪思。

無端不作韋弦佩，飄泊東西無定期。

又

客窗風雨只生愁，一落青樓更可羞。

惆悵押衙誰個是？白雲重見故園秋。

憶父

白髮蕭森入夢新，別時色笑儼然真。

何緣得似當壚女，重向臨筇竭老親。

憶弟

喁喁笑語一燈前，玉樹瓊葩各自妍，

塞北江南難再合，怕看雁陣入寒煙。

王舉人道：「觀子之詩，怨悔已極，倒思親想弟，令人憐憫。但只恐脫得身去，又悔不若青樓快樂。」

芳卿道：「憶昔吳江逃時，備極驚怖；金陵流寓，受盡饑寒。今入風塵，面顏與賈商相伍，遭他輕侮，所不忍言。略有厭薄，假母又鞭策相逼，真進退不得自快，惟恨脫之不早，怎還有戀它之意？」

此時夜已三鼓，王、陸兩人已醉酒，陸伏幾而臥，王倚於椅上，亦軒聲如雷。惟陸仲含自斟自苦茗，時飲時停，與芳卿相向而坐。

芳卿因蹙膝至仲含道：「妾有一言相懇，亦必難望之事。妾之落此，心甚厭苦，每求自脫，故常得人私贈，都密緘藏，約五十金，原欲遇有俠氣或致誠人，托之離此陷阱。但當日薄生所得只五十金，龜子從中尚有所費，恐五十金尚不足。君能為我，使得返故園，生死啣結。」

仲含道：「僕亦有此意，但以罄行囊不過五十金，恐不足了此事。芳卿若有此，僕不難任之。」仲含因與圍棋達曙。

早歸，命僕人把一拜匣，內藏包頭並線縑及梳掠送芳卿。芳卿隨將所蓄銀密封放在匣中，且與僕人一百錢，令與仲含，勿令人見。陸仲含便央姜、陸兩個與龜子說，要為芳卿贖身。

那龜子道：「我為她費銀三百多兩，到我家不上一年，怎容她贖？」王舉人知道，也來為他說，自八十兩講到一百兩，只是不肯。陸仲含意思要贖她，向同年親故中又借銀百兩湊與他。

龜子還作腔，虧得姜舉人發惡道：「這奴才，她是崑山謝家女子，被鄰人薄喻義誑騙出來，你買良女為娼，他現告操江廣捕，如今先送他在鋪裡，明日我們四個與城上講，著他要薄喻義，問他一個本等充軍。」

王、陸二人在中兜收，只一百六十兩贖了。

眾同年都來與他作慶，他卻於寓中另出一小房，與她居住，僱一個婆子伏侍，自己並不近她。

陸舉人道：「陸兄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豈有冷落她在這邊之理？」

仲含道：「陸兄，當日此女奔我時，也願為我妾，我道父執之女，豈可辱之為妾，所以拒絕。若今日納之，是負初心了。但謝翁待我厚，此女於我鍾情，今日又有悔過之意，豈可使之淪落風塵？正欲乘便寄書，令其父取回耳。」

姜舉人聽了暗笑道：「強辭，且看後來。」陸舉人與他同寓，果然見他一無苟且。

將及月餘，各處朝覲官來。忽然一日，有個江山縣典史來賀陸仲含，且送卷子錢。仲含去答拜，卻是同鄉人，曾於謝老家會酒，姓楊名春，是謝老之舅，芳卿母舅。

說話之間，仲含道：「令甥女在此，老先生知道麼？」

楊典史道：「不知。」

仲含道：「已失身娼家，學生助她贖身，現在敝旅。」

楊典史道：「學生來時，曾見家姐夫。他為此女又思又惱，已致成病。老先生若如此救她，不惟出甥女於風塵，抑且救謝度城於垂死，感謝不盡。」

仲含道：「這何足謝，但是目下要寫書達她令尊，教他來接去，未得其便。如今老先生與她是甥舅，不若帶她回去，使她父子相逢。」

楊典史道：「以學生言之，甥女已落娼家，得先生捐金贖她；不若學生作主，送老先生為妾。如今一中舉，娶妾常事。」

仲含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即刻就送來。」回寓，對芳卿說了，叫了一乘轎，連她箱籠一一都交與楊典史。又將芳卿所與贖身五十金也原封不動交還。

芳卿道：「前日先生為我費銀一百六十餘金，尚未足償，先生且收此，待賤妾回家補足。」

仲含道：「前銀不必償還，此聊為卿歸途用費。」芳卿謝了再三，別去。

這番姜、陸兩人與各同年都贊他不為色慾動心，又知他前日這段陰德。未幾聯捷，殿在二甲，做了兵部部屬。告假省親。一到家中，此時謝鵬已進學，芳卿已嫁與一附近農家，父子三人來拜謝，將田產寫契一百六十兩，送還他贖身之銀。

陸仲含道：「當日取贖，初無求償之意。」畢竟不收。芳卿因設一生位在家，祝他功名顯大。後轉職方郎，嘗阻徵安南之師，只內監李良請乞。與內閣庸輔劉吉相忤，轉參政。也都是年少時持守定了。若使他當時少有苟且，也竟如薄生客死異地，貽害老親，還可望功名顯大麼？正是：

煦煦難斷是柔情，須把貞心暗裡盟。